

日本的历史教育如何讲述战争与殖民统治——基于教科书与教育现场的思考

盐出浩之（京都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蒋建伟

前言

20 世纪前半期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战争与殖民统治，后来在日本是如何被认识的？每当涉及此问题，历史教科书往往成为议论焦点。1982 年，中韩两国对日本政府审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抗议，引发了第一次“历史教科书问题”¹。而 1997 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通称“编纂会”）则批判以往历史教科书教导“自虐”史观，从而独自编纂历史教科书，引起了很大关注²。

然而，若真要问日本的历史教育是如何表述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只分析历史教科书是不够的。因为学校教育不仅有教科书，教师在教学现场教什么、如何教，学生们学什么，这些更为重要。虽然历史教科书需要符合政府的标准（学习指导要领）并通过其审定，尽管教科书主要由历史学家撰写，但是，在教育现场，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社会各方的意向发挥着重要影响。

通过区分教科书与教育现场这两个不同维度，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历史教育的重要特征。实际上，直到近几年，在教育现场回避近现代史尤其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倾向都很强烈。自 2022 年开始，高中新设教授世界与日本近现代史的“历史综合”科目为必修课，就是为改变这种状况而进行的尝试，但仍面临各种问题。

本报告首先确认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等相关制度，在此基础上，对近现代史中关于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记述进行概观。其次，通过现有资料，对日本历史教育现场教师如何教授近现代史、学生们又是如何理解与接受的展开分析。最后，简要讨论高中新设“历史综合”这一科目的意义及今后课题。

1 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表述战争与殖民统治的

(1) 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自 1903 年开始，日本和学校教科书一直采用国定制。而到 1947 年，战败不久的日本在 GHQ 的占领下，制定了学校教育法，其中规定对学校教科书改为采用审定制。其做法是，①由民间企业制作教科书，②文部科学省（2001 年以前称文部省）对这些教科书进行审定，③从审定合格的教科书中，选择学校教科书。①具体指，一些民间出版社，各自委托大学的历史学者及初高中教员负责撰写，并制作教科书。③具体指，公立初中的教科书，是由每几个自治体

¹波多野澄雄：《国家と历史》，中央公论新社，2011 年。

²三谷博：《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刘杰等编：《国境を越える历史认识》，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

成立一个采择地区协议会，经过教师等人员的调查与研究，最终选定的³。高中不实行义务教育，因此教科书由学校各自选择。②所提到的审定制，就历史教科书而言，从战后到现在，其运行方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最初的变化是由“家永审判”引起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撰写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自从1952年初次接受审定以来一直不通过，直到1964年才以大量修改为前提有条件通过。其中一个争议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家永在教科书中，批判了日本发动的“鲁莽的战争”及“战争中的残虐行为”。对此，文部省给出的审定意见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的立场与行为进行单方面的批判”不符合“科学、实证地理解史实”这一目标⁴。然而，当时的审定不仅仅限于是否符合“史实”，还涉及了历史观、学说及解释⁵。1965年以后，家永以教科书审定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检阅”行为为由，在法庭上进行了长期抗争。法院在承认文部省审查权的基础上，指出具体审定过程中存在肆意性。文部省也在1977年，承认被审方有对审定提出异议的权利⁶。

审定制度的运行发生第二次大变化，是由于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文部省在审定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时，建议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这一表述改为“进出”。从日本媒体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提出了抗议。自民党政权为避免与中韩两国关系恶化，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追加了“近邻诸国条项”。把“在涉及近现代史中与近邻亚洲诸国相关部分的表述时，要从国与国相互理解与协调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考量”作为基准之一⁷。

家永审判与历史教科书问题，使教科书审定制度变得透明。近年的审定，基本上都是调查所记述内容相关支撑文献等关于历史记述正确性的确认，而不介入历史观，也就是说审定范围被有意识地限定了⁸。

然而，在近年，审定制度发生了第三次变化。这一次，教科书的审定基准中追加了与“近邻诸国条项”不同旨趣的内容。首先，2014年，在“近现代历史事件中，没有定论的数字等事项”处，明确指出“没有定论的数字”，并且规定不使用导致“误解”的表述⁹。接着，在2021年，又指出“从军慰安妇”这一表述，会让人误解为朝鲜慰安妇是被日军“强行带走”的，基于“客观事实”，“慰安妇”才是“恰当”表述。另外，对于征用朝鲜劳工，不使用“强行带走”“强制劳动”，而仅使用“征用”这一表述¹⁰。

³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

⁴家永三郎：《一历史学者の歩み》，岩波书店，2003年。支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编：《家永・教科书裁判 第1部 准备书面编》，综合图书，1967年，465～466页。

⁵大槻健、尾山宏、德武敏夫编：《教科书黑书》，劳动旬报社，1969年。丰田武：《历史教育のあり方》，《读卖新闻》，1960年5月16日（夕刊）。

⁶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波多野：《国家と历史》，132～136页。

⁷文部省实际上并未强制把“侵略”改为“进出”，但确实曾劝告回避“侵略”一词。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波多野：《国家と历史》，136～147页。

⁸三谷：《日本の历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论争构图》。三谷芳幸：《历史教科书と検定の论理》，《历史学研究》第1032号，2023年2月。

⁹文部科学省，关于教科书审定的改善等、教科书审定基准的修正（2014年1月）

<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kyoukasho/gaiyou/04060901/1338839.htm>

¹⁰“基于内阁会议，文科省在教科书审定中决定把从军慰安妇改为慰安妇，出版社做出修

近年这种审定基准的变化也发生在自民党执政期间，它反映了日本社会一部分人根深蒂固的愿望：肯定地记述自己国家的过去。但是，也只有通过对审定标准的明文修订，并借助“客观性”这种修辞，才能介入教科书的记述。这是经过家永审判及历史教科书问题，教科书审定制度变透明的结果。

(2) 历史教科书是如何书写的

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表述日本的战争及殖民统治的？本报告主要对战后至近年初中教科书的论调进行概观。下面列举的都是经文部省（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教科书。

之所以选择初中，最主要是因为从战后到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了初中义务教育。高等学校不仅战后初期升学率低¹¹，而且如下文所述，在 1994 年其历史教育的构成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难以连贯起来分析。而初中的“历史”，则主要学习从原始时代、古代至现当代的历史，以日本史为主夹杂着一些世界史，从战后到现在形式基本没变。

① 1955 年前后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历史教科书审定制度颁布之初 1955 年前后的教科书¹²。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一个论调，即从满洲事变到中日战争再到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以及日本战败这一结果，整个都是错误的！

相当多的教科书，明确指出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是侵略。另外，包括未明确指出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为侵略的教科书在内，许多教科书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日战争导致日美对立，而引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经过¹³。这有可能是为了让学生们理解日本战败的原因。有一本教科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这一章的开篇如写道：

1945 年 8 月 6 日，我们日本人遭遇了人类未曾经历的可怕灾难。广岛被投原子弹，

正，教育现场对‘淡化负的部分’表示担忧”，《东京新闻》，2022 年 3 月 30 日。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168575>>

这一变更基于以下两个内阁会议的决定。一个是 2021 年 4 月 27 日“众议院议员马场伸幸针对‘从军慰安妇’等表述问题提交的答辩书”；另一个是 2021 年 4 月 27 日“众议院议员马场伸幸针对‘强行带走’、‘强制劳动’等表述问题提交的答辩书”。

<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204097.htm>

<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204098.htm>

所谓征用，是指基于国民征用令（1939 年）的强制劳动。

¹¹学校基本调查，按年度统计升学率（1948 年～）]（e-Stat）<<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3147040>>

¹²在初中社会科课程的历史课上开始使用审定教科书是在 1952 年。小山常实：《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草思社，2001 年，40～41 页。

¹³森克己、竹内理三、藤木邦彦编：《中学社会 日本と世界 历史的内容を主とするもの》下，帝国书院，1955 年。历史教育研究会编：《世界の動きと日本の歩み》，日本书院，1955 年。坂本太郎等编：《中学校社会（历史的内容を主とするもの）》下，学校图书，1955 年。有泽广己等监修：《新编新しい社会④》，东京书籍，1955 年。丰田武等监修：《中学校の社会科 近代の世界と日本（改订版）》，中教出版，1956 年。

许多无辜的人瞬间坠入地狱。(中略)为避免愚蠢的行为重演,让我们探究战争发生的原因,认真思考战争所带来的后果¹⁴。

对于当时战争结束才10年左右的日本社会而言,包括孩子们在内,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仍是记忆犹新的共同体验。教科书的编撰者,以这个共同体验为前提指出,日本错误地发动侵略战争,导致战败受害¹⁵。不过,当时的教科书所提及的战争受害,仅指日本人的受害。而另一方面,教科书把对中国的侵略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几乎全算到了军部头上¹⁶。

而且,1955年前后的教科书,虽然承认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错误,却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几乎绝口不提。虽然偶尔有教科书会提一句“殖民地(台湾、朝鲜)人们的自由经常受到限制”¹⁷,但是把吞并韩国说成“向大陆发展”等对此进行肯定性评价的教科书是当时的主流¹⁸。甚至,有教科书说道:

我国失去了以往领土的百分之四十六以及在海外的各种权益,八千万以上的人口被困在这剩下的狭小领土上,我们要一边对战争中曾加害过的各国履行赔偿责任,一边把自己的生活经营下去。因此,未来还有很多困难等着我们。¹⁹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社会,把放弃殖民地视为战败受害的一部分。就连历史学者也缺乏对殖民统治的批判性视角。

② 1970年前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1970年前后的教科书。关于侵略中国及太平洋战争的记述没有太大变化,强调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苦难及受害这一点也跟以前一样²⁰。但是,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也开始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国的受害²¹。并且,也有教科

¹⁴丰田等监修:《中学校の社会科 近代の世界と日本(改订版)》,114页。

¹⁵1960年代,这些记述以学生是战后出生为由,在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的指示下被删除了。大久保佑香里:《1946~55年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战争の认识と记述》,《三田学会杂志》第108卷第1号,2015年4月,162~163页。

¹⁶吉田裕指出,战后日本人战争观中“受害者意识”与“领导人责任观”的关系。吉田裕:《日本人の战争观》,岩波书店,2005年,56~66页。

¹⁷小西四郎、家永三郎:《社会科 中等历史》下,三省堂,1954年,150页。

¹⁸历史教育研究会编:《世界の動きと日本の歩み》,284~285页。坂本等编:《中学校社会(历史的内容)》下,79页。

¹⁹森、竹内、藤木编:《中学社会 日本と世界》下,256~257页。“日本变小了”的观点还见于坂本等编:《中学校社会(历史的内容)》下,139~140页,有泽等监修:《新编新しい社会④》,158页。

²⁰川崎庸之等:《新版 标准中学社会II 历史》,教育出版,1969年。笠原一男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的分野》,学校图书,1972年。井上智勇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大阪书籍,1972年。以及下面这条注所列教科书。

²¹小叶田淳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清水书院,1971年,281~283页。竹内理三等:《中

书指出，满洲事变以后“支持军部做法的人变多了”，这反映了不再将战争责任全部推给军部²²。

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与以前不同的是，对日本统治朝鲜的表述。大多数的教科书，开始提及日本吞并韩国时所激起的激烈反抗²³以及三一运动²⁴。另外，有个别教科书指出，日本统治朝鲜时存在经济上的压榨²⁵，也有教科书涉及战时对朝鲜人的征用²⁶。这些变化发生的背景是，1965年日韩国交正常化。

③ 1987年

我们再看一下1983年教科书审定基准增设“近邻诸国条项”后的1987年的教科书。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都不再仅强调日本人受害，而是明确指出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²⁷。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提到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及强行带走朝鲜人和中国人²⁸，也有很多教科书提及日本占领东南亚时当地人的受害与反抗²⁹以及对台湾人和朝鲜人征兵³⁰。像这样，教科书在表述战争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时，包括了对殖民地人们的战争动员，而且对殖民统治本身的记述也增多了。尤其是许多教科书提到了殖民统治下日本对朝鲜实施的同化政策及民族歧视，还有战时实行的创氏改名、神社参拜等所谓的皇民化政策³¹。

学校社会 历史 最新版》，帝国书院，1972年，280～281页。儿玉幸多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日本书籍，1972年，316页。鹈饲信成等：《新しい社会 历史的分野》，东京书籍，1972年，276页。

²²鹈饲等：《新しい社会 历史的分野》，269页。

²³鹈饲等：《新しい社会 历史的分野》，234页。川崎等：《新版 标准中学社会Ⅱ 历史》，248页。小叶田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237页。笠原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13页。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60页。

²⁴川崎等：《新版 标准中学社会Ⅱ 历史》，278～279页。小叶田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261页。竹内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 最新版》，262页。笠原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34页。井上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274页。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89页（脚注）。

²⁵笠原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213页。

²⁶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315页。

²⁷虽视点不同，小山《历史教科書の历史》通过对初中历史教科书按时序分析，得出了与本报告相同的见解。

²⁸川田侃等：《新编 新しい社会（历史）》，东京书籍，1987年。时野谷胜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大阪书籍，1987年。石川忠雄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的分野》，学校图书，1987年。护雅夫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清水书院，1987年。儿玉幸多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日本书籍，1987年。野村正七等：《新订 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教育出版，1987年。

²⁹川田等编：《新编 新しい社会（历史）》。时野谷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护等：《日本の历史と世界》。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野村等：《新订 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

³⁰时野谷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石川等《中学校社会 历史的分野》。儿玉等《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野村等《新订 中学社会 历史的分野》。

³¹川田等编：《新编 新しい社会（历史）》。时野谷等：《中学社会〈历史的分野〉》。护等：

以上变化，并非仅来自“近邻诸国条项”的影响。在日本与近邻诸国不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也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只关注日本人在战争中受害的教科书记述得到修正，变成一种更为公允的记述。

④ 2000 年代以降

关于近年的教科书记述，主要列举市场占有率大的两册。第一、简明易懂地记述了满洲事变后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第二、不仅看到日本人在战争中所受的伤害，也关注日本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第三、涉及对殖民地的同化、歧视及皇民化政策等。这两册教科书，继承了 1987 年以来许多教科书的论调³²。

2 教育现场是如何表述战争与殖民统治的

(1) 战后～1990 年前后

若把焦点对准教育现场，我们会发现日本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记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1962 年，有一位高中生向报纸投稿十分不满地指出，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历史课都是“只把古代和中世讲述得特别详尽”，却不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应该把教科书的内容全部学完”。对此，一位初中教师回应说：因为课时不足，所以无法教现代史。而且，“日本的教师，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各个阶段，也几乎都没有接受过现代史教育”³³。

《日本の歴史と世界》。野村等：《新訂 中学社会 歴史的分野》。

³²五味文彦等：《新編新しい社会 歴史》，东京书籍，2006 年。坂上康俊等编：《新編新しい社会 歴史》，东京书籍，2017 年。矢ヶ崎典隆等：《新しい社会 歴史》，东京书籍，2021 年。黒田日出男等：《社会科 中学生の歴史》，帝国书院，2004 年，同 2017 年，同 2021 年。2021 年，东京书籍市场占有率是 52.5%，帝国书院为 25.2%，排第三位的教育出版占 11.4%。（“2021 年度初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21 年 2 月 2 日）。

另外，在此之所以未列举“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及采取同样立场的教科书，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极低。由“编纂会”撰写、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自 2001 年通过审定至 2010 年最终版刊行，采用率不到 1%。之后，由“编纂会”退会人员撰写、育鹏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虽在 2010 年代有 3%-6% 的采用率，但 2021 年以后却骤减至 1%-1.1%。由现在的“编纂会”撰写、自由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每年的需求量是几百部，采用率是 0.0%。三谷：《日本の歴史教科書の制度と論争构图》。“扶桑社歴史教科書採用率 0.4%”，《朝日新聞》，2005 年 10 月 6 日（朝刊）。“育鹏社の教科書，採用率上升”，《朝日新聞》，2011 年 11 月 2 日（朝刊）。“歴史教科書，育鹏社増加”，《朝日新聞》，2015 年 10 月 31 日（朝刊）。“2019 年度初中教科書採用状況”，《内外教育》，2019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度初中教科書採用状況”，《内外教育》，2021 年 2 月 2 日。“2022 年度初中教科書需求量”，《内外教育》，2022 年 2 月 1 日。“2023 年度初中教科書需求量”，《内外教育》，2023 年 1 月 24 日。

³³近藤克荣：“半途而废的历史课”，《读卖新闻》，1962 年 4 月 6 日（朝刊）。青木幸寿：“充实现代史教育”，《读卖新闻》，1962 年 4 月 16 日（朝刊）。小野ワキ：“现代历史也请详细讲解”，《读卖新闻》，1967 年 4 月 3 日（朝刊）。三谷博：《历史教科书问题 序论》，（同编《readings 日本の教育と社会 6 歴史教科書問題》，日本图书センター，2007 年）第 10 页关于 1960 年代后半期的回顾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到了 1990 年左右，这种倾向也几乎没有改变³⁴。

也就是说，历史课从原始、古代开始讲起，近现代往往由于没时间就不讲了，这种倾向在战后持续了很长时间。无论历史教科书如何表述战争及殖民统治，在教育现场一般不讲述这部分内容。

缩减前近代史所用时间，或者先教授近现代史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课时不足只是一个方面。毋宁说，正因为有教科书的顺序及课时不足等正当理由，近现代史尤其关于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才自觉不自觉地被回避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日本社会尤其学生家长那一代的历史认识。

1971 年，初中教师本多公荣在历史课上讲授了太平洋战争。最后，本多让学生读了介绍“在亚洲各国的教科书中太平洋战争是如何被书写的”相关资料，并让学生写了“致亚洲初中生朋友们的信”。学生们因为“日本在战争中对亚洲诸国所犯下的残虐行为”受到很大打击，并对“跟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完全不一样”而感到震惊。但是，学生家长们在读了由学生们的“信”汇总成的文集后，却给出了不同的反应。

（母亲 A）如果只写我们攻打了过去，做了过分的事情，那不是只看到了一方面（不公平）吗？在这本书（文集）里，并没有写我们。

（母亲 B）战争中，有很多人牺牲了。我们家也有战死的人。从那本书来看，好像真是白死了，让人感到遗憾。

（母亲 C）这让我战栗着想起同时代的我们，那时，我们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只被告知好的事情。

（父亲 A）在军队，命令一下，就拼了命努力去做的事情，却被“荒唐愚蠢”、“残忍”这样一个词就否定了，实在令人遗憾。

（父亲 B）我辩解一句，罪恶的是军阀、财阀，并不是所有日本兵都是坏人。一个被召集起来的普通市民，不会对当地人做坏事。

（父亲 C）战争本身就是罪恶的，因此，可以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指责当时的人。但是，也希望体会一下当时被迫卷入战争的年轻人心情，同时，也希望能再考虑一下被迫卷入战争的时代经过。³⁵

³⁴那须隆志：“历史课，先从现代开始（声）”，《朝日新闻》，1988 年 12 月 11 日（朝刊）。
“不幸的时期如何表述？备受瞩目的日韩历史教育”，《朝日新闻》，1990 年 6 月 2 日（朝刊）。
森田定治：“教师自身也不擅长‘近现代史’ 如何学习历史（声）”，《朝日新闻》，1990 年 6 月 9 日（朝刊）。
古宫纪子：“增加现代史”，《读卖新闻》，1990 年 12 月 13 日（朝刊）。
“高中日本史教育，现在没把重点放在近现代”，《朝日新闻》，1991 年 2 月 10 日（朝刊）。
荒川理英：“高中历史，何不从近代开始（声）”，《朝日新闻》，1994 年 7 月 15 日（朝刊）。
“‘战争结束 50 年的八月’知道才能……教战争的课还不够 / 爱知”，《朝日新闻》，1995 年 8 月 29 日。

³⁵本多公荣：《ぼくらの太平洋戦争》，1973 年（岩本努等编：《本多公荣著作集》第 1 卷，ルック，1994 年）。本多生于 1933 年。

当时的学生家长，主要是曾在亚太各地作战的士兵及其家属，或者在战争末期遭受美军空袭等灾难的人们。他们并不想把侵略中国和太平洋战争正当化，也一致认为战争是罪恶的。但是，他们所抱有的战争观是，在战争中日本受害了，并且战争是被国家权力强迫的。曾参加过战争的士兵们，也通过对军队上层及军队组织的反抗，表达了他们的受害者意识。日本是侵略者、加害者，并且普通士兵也在战场上和占领地区助纣为虐、伤害和虐待过许多人，对当时的学生家长而言，这些都是不愿面对的过往³⁶。

当然，教师们与学生家长是同一代人，所以像本多那样的教师是个例外。学习过本多的授课方式的教师们表示，在自己的学校有“不涉及（战争）的风潮”，即使想这么教也很难实现。据本多所言，战争受害，由于是“父母的亲身体验”，所以很容易教。但是，作为战争中加害者的一面，由于“记忆犹新”而很难去教，而最难的莫过于教战争的原因。许多学校，即使讲述战争，也是基于学生家长或教师的受害体验，告诫学生不能发动战争而已³⁷。

因此，孩子们通过与家人对话、学校教育、媒体等，继承了作为受害者的战争观。1980年代末，某高中教师，在日本史的课上，让学生关于日本的战争及殖民统治作报告。结果，“此前我一直以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我曾以为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等类似反应层出不穷³⁸。

殖民统治的历史，在教育现场也基本不教。1990年电视台有一个新闻节目，采访初高中生时问道：“你知道过去日本曾对朝鲜做过什么吗？”。对此，一部分人说不知道，多数人回答“在战争中，日本对朝鲜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不过，对于具体做了什么，大家就“不知道”了。如前所述，1980年代后半期，历史教科书中加入了关于殖民统治的内容，然而，学生的理解却仅限于战争中日本好像对殖民地造成了某些伤害，仅此而已。看了这个新闻的教师坦白道：因为在初高中几乎没学过近现代史，所以，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我跟他们一模一样³⁹。

但是，我们不能把学校教师回避近现代史的主因，全部归结在学生家长那一辈人的历史认识上。1984年某高中教师指出，历史教育中存在着“权威主义构造”。历史教科书每一行记述的背后，都有“庞大的史料和研究史”，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把握这些很困难。所以，“我们无法像数学老师理解数学教材那样去理解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只能依存于学界权威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学生”。因此，历史就不得不成为一门背诵记忆的科目。这位老师指出了历史学与历史教育之间存在的断裂。该教师还吐露，其自身经历了战时到战后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很难对（历史教育的）价值观负责⁴⁰。

³⁶桥本明子著，山冈由美译：《日本の長い战后》，みすず书房，2017年，第2章。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战后史》，岩波书店，2020年。并且，根据1972年的舆论调查，46.6%的人认为中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26.4%的人认为“做了过分的事情”（吉田：《兵士たちの战后史》，210~211页）。

³⁷《败战三十年座谈会·战争と社会科教育》，1975年（岩本等编：《本多公荣著作集》第1卷）321~327、342~343页。

³⁸波多野淑子：《生徒の戦争观をめぐって》，《日本史教育研究》第109号，1989年5月。

³⁹井上岳史：《近・现代史を学ぶには》，《日本史教育研究》第113号，1990年7月。

⁴⁰该教师以课时不足为理由在课上没教近现代史，只给学生发了类似年表的资料。村濑克己：《问题提起 納得して学ぶこと》（日本史教育研究会编：《入门・日本史教育》，山川出版

由此可见，社会上关于近现代史尤其战争及殖民统治存在相对立的认识，为了实施让教师、学生（或家长）都信服的教育，只说历史教科书上写着是不够的。

（2）1990 年前后～2020 年前后

1990 年前后，在学校教近现代史的风气高涨。其背景是，包括与中韩两国交流加深在内全球化的发展及冷战终结。另外，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大多没经历过战争，若不通过学校教育及媒体，根本无法了解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⁴¹。

第一，在 1987 年制定原案、1994 年开始实施的高中教育课程中，历史教育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从前，在高中，日本史和世界史都是选修课，鉴于全球化的趋势，世界史成了必修课。还有，无论日本史还是世界史，都设置了以近现代为中心的 A 科目和涵盖所有时代的 B 科目⁴²。不过，学习 A 科目的，一般是不考大学（约半数）或者大学入学考试不考日本史及世界史的学生。

第二，然而，1990 年左右开始，大学入学考试也开始增加近现代史方面的题目。以前，大学入学考试中近现代史的题目少，曾是高中不教近现代史的借口，这已经行不通了⁴³。

第三，新闻报道等关于应重视近现代史的舆论高涨。1990 年 5 月，韩国卢泰愚总统访日，天皇（现在的上皇）在宫中举行晚宴，提及“我国曾带给（朝鲜半岛）……一段不幸的时期”，是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⁴⁴。

就这样，到 1990 年代中期，教育现场终于开始教包含战争及殖民统治在内的近现代史，而教育工作者面临如何“讲述”近现代史的难题。对这一时期的教师和家长而言，他们自身并未经历过战争及殖民统治，如前所述，他们自身所受的历史教育中也几乎没学过 20 世纪的历史。当然，也有教师“是自然而然地听着战争中的事情、战后的饥荒、父辈的战争体验等长大的”⁴⁵，然而，这种传承下来的记忆很有可能形成作为受害者的战争观，与历史教科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在此，报告人将基于 2005 年和 2022 年在大学生协助下完成的问卷调查，考察近年高中的日本近现代史教育⁴⁶。

社，1989 年）66～70 页。涩泽新二：《村濑氏发表・讨议报告》，同 71～75 页。

⁴¹成田龙一：《增补“战争经验”の战后史》岩波书店，2020 年，275 页。

⁴²《教育课程の基准の改善について 昭和 62 年 12 月 29 日教育课程审议会最终答申》，《教育情报研究》第 3 卷第 4 号，1987 年。<https://doi.org/10.20694/jjsei.3.4_64>

⁴³“大学入学考试增加近现代史的题目，历史变动的反映？”，《朝日新闻》，1993 年 2 月 26 日（朝刊）。

⁴⁴“如何表述‘不幸的时期’？备受关注的日韩历史教育”，《朝日新闻》，1990 年 6 月 2 日（朝刊）。关于当时天皇的发言，请参考宫内厅网页“在重要仪式上的讲话（平成 2 年）”<<https://www.kunaicho.go.jp/okotoba/01/okotoba/okotoba-h02e.html>>

⁴⁵松本馨：《<story 日本の歴史 近现代史编>编集中间报告》，《日本史教育研究》第 146 号，1999 年 7 月。

⁴⁶问卷调查的对象分别是 2005 年在法政大学文学部学习“日本现代史”课程的 45 名学生，2022 年在关西大学法学部学习“日本政治史”课程的 64 名学生。从调查结果可以推测，这些学生在高中是选修的“日本史 B”。

首先，询问在高中近现代史学到哪里。2005年，16%的学生称基本上没学过近现代史，学到1920年代的占9%，学到1930年代的占13%，学到1945年的占16%，学到战后（1950年）的占22%，学到1990年代的占22%。2022年，完全没学过近现代史的学生仅占2%，学到1945年的占9%，学到战后（1969年）的占16%，学到1990年代及之后的占73%。从这些数字看好像学生在高中逐步学习近现代史了。

但当问及对日本史这门课感想时，就会发现学近代史主要是为了大学入学考试。“只是记住而已”，也就是为了考试而进行的背诵记忆科目，2005年这样回答的人占33%，2022年占23%。背诵记忆是指“知识的填鸭”，换言之，就是缺乏“故事性”（2022年）。此外，还有人认为“为学完考试指定范围，上课进度很快”（2022年），也有人觉得“虽然学习了基本知识，但是，很少有课能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有逻辑地讲述出来”（2022年）。还是从原始、古代讲起，并未给近现代分配足够的时间，在课时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考试始终只列举需要背诵记忆的事项，就往往回避“讲述”。

当然，也有教师积极地“讲述”近现代史，但是，他们的课有时让人觉得缺乏客观性。下面这条感想就很可能反映这一点，“一讲到近现代史，要么尽量不深入讲，要么就是老师个人思想色彩浓重，呈现出两个极端”（2022年）。不难推测，这背后涉及到对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认识问题，“我当时希望老师既讲日本好的地方也讲不好的地方，能让我喜欢自己的国家”（2005年）⁴⁷。

不过，在教育现场，“讲述”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历史仍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前述历史教育的“权威主义构造”。“对于阿伊努族、冲绳、战争等，大家也在课上一起调查……让我思考了很多”，发表这条感想的学生，回忆高中日本史的课程认为自己“很幸运”（2005年）。战争、殖民统治等有关历史认识的问题，尤其需要有理有据让学生信服的教学方式。

3 “历史综合”的尝试

依照2016年制定原案、2018年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规定，2022年高中新开设“历史综合”科目，将日本史与世界史合并，以近现代史为中心，要求全体高中生必修⁴⁸。根据该原案的基础，即日本学术会议的建议（2014年），设立“历史综合”的目的是，“为年轻一代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提供必要的基础素养”，尤其是改善日本人对“近代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的现状⁴⁹。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大家认识到改正回避近现代

⁴⁷世界史教师小川幸司指出，“对于慰安妇问题、战争责任问题、领土问题等需要对话的历史认识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往往会避而不谈”。其主要原因是，若在课堂上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会担心学生们毫不避讳地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表达出来，从而引起情感冲突。井野濑久美惠·小川幸司·成田龙一：《〈讨论〉转换期的历史教育 / 历史教育の转换》，《思想》第1188号，2023年4月，18页。

⁴⁸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平成30年告示）解说 地理历史编》，2018年。
<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9/11/2/1407073_03_2_2.pdf>

⁴⁹日本学术会议史学委员会高校历史教育相关分科会：《提言 再び高校历史教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2014年。<<https://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2-t193-4.pdf>>

史教育的倾向是紧要课题。

“历史综合”的另一个特征是，从资料中获取信息，并重视设定问题，根据资料考察、讨论。其目的是，从“讲授”与“记忆”构成的历史教育，转变为引导学生针对“为什么”等问题，通过自身调查，深入理解的历史教育⁵⁰。我们可以把这视为对历史教育“权威主义构造”的修正。

目前出版的许多“历史综合”的教科书，涉及包含日本在内的世界近现代史，对于战争及殖民统治也从不同国家、民族的视角展开论述。有的教科书忠实奉行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教育这一理念，积极促进活用问题和资料的课堂教学⁵¹。

不过，在教育现场“历史综合”是如何被接受的，仍是很大的未知数。以前，在高中，日本史与世界史由不同教师担任，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教，教师方面的努力必不可少⁵²。向活用问题及资料的历史教育转变，也是同样如此。再加上，“历史综合”是在一年时间里，每周两次课，讲述从18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让人担心时间不够。也听说教育现场希望充实18世纪及19世纪的历史记述。也就是说，回避近现代史的倾向，至今仍未结束。

虽然前途多难，至少对于近现代史，尤其战争及殖民统治的过往，日本人共同拥有最基本的认识，日本的历史教育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从长远来看，这也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变化。

■ 盐出浩之 (SHIODE, Hiroyuki)

1997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学士。1999年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硕士。2004年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博士课程毕业，获博士（学术）学位。

曾供职于琉球大学法文学院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职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担任副教授，现任教授。专业为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

主要著作：《冈仓天心与大川周明：思考“亚洲”的知识分子们》（山川出版社，2011年）。

《越境者的政治史：亚洲太平洋中的日本人移民与殖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公论与交际的东亚近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

⁵⁰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平成30年告示）解说 地理历史编》，日本学术会议史学委员会高校历史教育相关分科会：《提言 再び高校历史教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⁵¹报告人参与撰写的久保文明等：《现代の历史总合》（山川出版社）就是一个例子。盐出浩之：《<现代の历史总合 みる・読みとく・考える>三つのねらい》，《山川历史 PRESS》第3号，2021年8月。<https://ywl.jp/view/JVwwE>

并且，“历史综合”科目也有“编纂会”相关人员撰写、明成社出版的教科书，但采用率仅0.5~0.6%。“2022年度高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22年2月15日。“2023年度高中教科书采用状况”，《内外教育》，2023年2月7日。

⁵²“摸索前进的日本史、世界史教师”，《朝日新闻》，2022年6月5日（朝刊）。矢野慎一：“独家视角 新科目‘历史综合’教师意识改革所面临的课题”，《朝日新闻》，2022年9月2日（朝刊）。